

山东省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

# 红兜肚



陈进轩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 红兜肚

陈进轩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兜肚 / 陈进轩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474-1695-2

I. ①红…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79176号

责任编辑 秦 超

装帧设计 宋晓明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mailto: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70毫米×240毫米

26.25印张 400千字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 目 录

## 上 部

第一章 .....	3
第二章 .....	10
第三章 .....	18
第四章 .....	26
第五章 .....	34
第六章 .....	43
第七章 .....	51
第八章 .....	59
第九章 .....	66
第十章 .....	74
第十一章 .....	82
第十二章 .....	90
第十三章 .....	97
第十四章 .....	104
第十五章 .....	111
第十六章 .....	118
第十七章 .....	126

## 中 部

第一章 .....	137
第二章 .....	144
第三章 .....	152
第四章 .....	159
第五章 .....	168
第六章 .....	176
第七章 .....	183
第八章 .....	191
第九章 .....	199
第十章 .....	207
第十一章 .....	215
第十二章 .....	223
第十三章 .....	231
第十四章 .....	238
第十五章 .....	245
第十六章 .....	252
第十七章 .....	260
第十八章 .....	268

## 下 部

第一章 .....	279
第二章 .....	287
第三章 .....	295
第四章 .....	302

第五章 .....	310
第六章 .....	317
第七章 .....	325
第八章 .....	333
第九章 .....	341
第十章 .....	349
第十一章 .....	356
第十二章 .....	364
第十三章 .....	372
第十四章 .....	380
第十五章 .....	387
第十六章 .....	395
第十七章 .....	402

# 上 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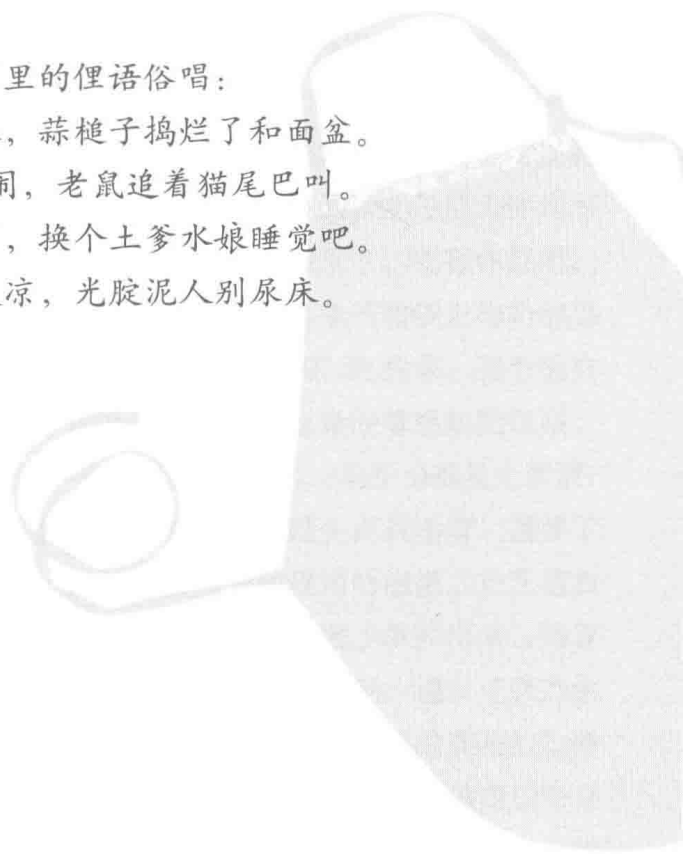
运河湾里的俚语俗唱：

爹是金，娘是银，蒜槌子捣烂了和面盆。

金爹笑，银娘闹，老鼠追着猫尾巴叫。

换了吧，不要了，换个土爹水娘睡觉吧。

冬天暖，夏天凉，光腚泥人别尿床。







## 第一章

离惊蛰还有两天，运河湾上空竟然打了几个响雷，原来阴着的天一下子变得煞白煞白的，连刚刚返青的茅草也照得煞白煞白的，连紫云寨磨坊里的驴蹄窝也照得煞白煞白的，连立冬的脸也照得煞白煞白的。立冬把头伸到水缸里喝水，香芝揪着脖领子要打他，说：“爹，立冬回来了，我替你打吧。二梭叔死活不见人，兰兰婶哭得一个年都没过成，步正爷爷和步正奶奶都愁成那样了，你还把金猪拉了去。豌豆去那儿是找他哥的，你找谁。那个地方也敢去？我问你，除了金猪和豌豆，还有谁去了？”立冬冲着姐姐眨巴眼，压低了嗓子说官地上的洪水下去了，一马平川都是淤泥，一马平川都是光溜溜，日本兵营连影影也没有了，你就是想摸个日本兵的脚趾头也找不着，找着了你也看不见。脚趾头都变成泥鳅了，泥鳅钻出头来噗噗地吐泡泡。香芝就在弟弟的耳朵上拧了一把，偏了头瞅爹的脸色。马照本从屋子里冲出来，抱着胸口打了个寒颤，躬着身子望儿子的脸，望着就失了形地叫，说：“香芝你看熊羔子的脸，煞白煞白的像水泡的不？煞白煞白的像日本兵的腩不？”香芝望望弟弟又望爹，也是失了形地叫：“爹，爹，您的脸也煞白煞白！”立冬伸下头去又喝了一口水，说：“姐姐，你的脸也煞白煞白，白得没有一丝丝血色。姐，你也像个日本兵……”马照本惊诧着闭上眼，抓着两个人的手往屋里拉，立冬又说：“爹，爹，你看，咱家的黑驴变成白驴了！”白驴哼哼叽叽地打了个喷嚏，喷嚏打得像猪叫，西街口跟着就传来了侯登仓的呼号声。

惊蛰不到就打雷，这是多年少有的，呼号声又是伴着响雷的，一个紫云寨的人都觉着疼得慌。

这天中午，一直病着的侯登仓突然间跳下床来，拽着自己的婆娘喊姐姐，他说：“姐姐你知道吗？咱们家的官地又回来了。”侯岳氏挣脱了他的手，半侧着身子哧哧地冷笑，冷笑着说：“姐姐呢？你找个姐姐我看看，看看也是个大肚子的。大肚子姐姐你还认吗？你认了，人家认你吗？人家认的是叔。马箠子是叔，马箠子是紫云寺的住持，马箠子还是个爹哩。马箠子快当爹了你知道吗？姐姐快给你生外甥了你知道吗？现在是一个姐姐俩姐夫了你知道吗？”侯登仓也不搭话，先是嘎吱嘎吱地拨弄院门，门插条明明是抽出来了，顶门杠明明是撤除了，他还是扳着门板嘎吱嘎吱地拉开了再关上。后来他还在门板上啪啪地拍打，手掌心拍红了，手指头拍肿了，指甲缝里渗出血水，他才蹦跳着窜出院子，又一路呼号着满大街奔跑。拉了几天绿屎的狗试探着钻出篱笆墙，看见侯登仓蹦跳它们也蹦跳，听见侯登仓呼号它们也呼号。侯登仓呼号的是：“啊啊啊，官地上的水耗干了，小日本鬼沤烂了……”

一街筒子的狗都把个狗嘴狗脸亮出来，冲着这家那家的屋脊狂吠。狗叫声淹没了侯登仓的呼号，侯登仓折回来就去了西河湾，他要去找姐姐侯月娥，他要一遍遍地说官地。他还要跟姐姐谈官地上的土质。发了一次水就等于搭了一层沙，搭了一层沙就变成了金盖土，日本兵沤在土里了就等于施了肥。日本兵肚子里油水足，沤烂了变成大粪，大粪壮底子有后劲，三茬庄稼也耗不尽，四年不施肥也是好油水地。惊蛰到，百虫动，杨柳青，把地种。惊蛰过了接着就是春分，春分过了接着就是清明，清明过了接着就是谷雨，谷雨节气一到就该安春苗子了。惊蛰没到就打雷，雷震五谷丰。总之，官地是牢牢地回来了，回到侯家新宅再也不会走了。

西河湾的院门半敞着，三个孩子看见侯登仓走过来就当没看见，得田要关门时被侯登仓一把抓住了。侯登仓说：“看见我就关门，我是你们的舅，不是狗。你们的娘呢，官地又回来了她不想要了是吗？”金巧说：“俺不要官地，俺要小弟弟。”金芝说：“娘到紫云寺给我们找爹去了，你想要官地你要去。”得田也跟着说：“官地来了你种去啊，你种官地也种不出小弟弟。”侯登仓紫涨着脸要打得田，吼着说：“五麻子死了，你们没爹了。”说了还不解恨，推开金巧兄妹往院里走，连个姐姐也不喊了，张口喊的是侯月娥。“侯月娥你是不打算要一丝丝脸了，先跟侄子睡，再跟当叔的睡，你这一辈子就光知道睡觉吗？你这一辈子就光知道生孩子吗？你离了男人不能活是吧？”

金巧跟金芝得田使眼色，三兄妹一齐扯着嗓子唱：

麻子爹死了没见血，紫云寺里还有个箢子爹。

箢子爹跟俺娘亲嘴嘴，小弟弟在娘肚里伸腿腿……

侯登仓没等来姐姐侯月娥，结果他自己气得吐了一大口黏痰，黏痰里还有血条子，回到家就往床上躺。侯岳氏舀了一碗水要他漱口，他喝了一口水吐到侯岳氏脸上，说：“侯月娥快生孩子了，孩子是马箢子的，这个姐姐我不要了。”

这天中午，运河湾里又响了一声闷雷，半个天接着就黑下来了。

就在侯登仓擦着血嘴绕过西河湾时，侯月娥已抱着大肚子来到紫云寺。推门之前她还从山门缝里往里边张望，她还学了一声猫叫，接着她就呼叫起来，一连声地喊马箢子过来搀扶着。她说：“箢子叔，我的肚子鼓成和面盆了你看不见啊。和面盆在我肚子上扣着，不信你看不见。看见了你还磨蹭着，你是要我再往高声里嚎嚎是吧？”马箢子哇哇地叫着扑到山门口，架着胳膊了又要捂侯月娥的嘴，苦着脸又是摇头又是皱眉，横着声儿说埋怨话，说侯月娥这是生心地不让他当住持了，抱着大肚子喊叔，还高声亮嗓地闯山门，自己是答应个叔好听啊，还是当住持的就该应承这事啊。这两件里都是说不清的，不是生心地要把紫云寺住持往茅厕里摁吗？结果侯月娥笑得自己岔了气，说：“哎哟哎哟亲娘啊，你快别把个住持挂嘴上了，你要想让我乐死你就接着说。”嘴里说着，看见马箢子脸上聚满了汗珠子，眼睛睁睁闭闭地做不出个周正样，倒口气又笑了，越发把个箢子叔喊得响亮，还咯咯地笑着拖长音。进了禅房也不坐，接着刚才的话头又要马箢子算日子，说得田兄妹几岁了，五麻子死了几年了，他入兵营的时候自己的肚子还是个平的，一个平坦坦的肚子怎么就鼓起来了，她自己会鼓啊，她是阴雨天的蘑菇啊。侯月娥说：“箢子叔，你要再说住持住持的，我就让肚子里的孩子跟你算总账，你要是愿意当住持爷爷就别答应，你要是看见一个麻子点就别说是你的。”马箢子嘿嘿地笑了，摆着手不让侯月娥再往明里说，后来他还伸着头脸往侯月娥肚子上贴，还要侯月娥到床上坐着，说锅里一早贴的死面饼子，烧火用的是松柏劈柴，这会儿一准要熟了，熟了一准是酥焦酥焦的黄嘎渣儿。

马箠子走到灶间又折回来，挪挪移移地瞅侯月娥的肚子，说：“不对啊，你前天走时我是比量过的，中间只隔了一天，肚子怎么一下子大这么多？”凑过来要摸，摸索着拽出一个软绵绵的棉枕头，棉枕头上还沾着口水印子，也许是得田三兄妹正枕着的。侯月娥噗哧又笑了，说：“别抖擞了，不拿枕头衬着也是鼓的。”侯月娥还要掀起衣襟来让马箠子看肚脐，马箠子拦着又把她的衣襟撂下了，说佛不打诳语，衬了他物就是假样，假样不言也是诳语。侯月娥又呀呀地叫，说自己听见马箠子说佛语就会起一身鸡皮疙瘩，听着像是狗学人话的。又说自己想着塞个棉枕头，是要让肚子往大了显的，肚子鼓了就知道是怀了孩子，孩子出生了就得起名字。还说自己一看见鼓肚子就想起麻五，一想麻五就记起他是个死了的人，死人是不能把媳妇的肚子弄大的，能把肚子弄大的只有当住持的马箠子。马箠子取代了麻五，马箠子又是个叔，孩子生下来辈分怎么论，要是再按先前那样论，孩子还得占个“得”字辈。麻五是招赘上门的，儿子得田占的是侯家的辈，如今当叔叔的马箠子取代了侄子麻五，马箠子的孩子从哪里论啊。侯月娥就把自己的难处说了，说了又看马箠子的脸。马箠子就把手里的锅铲和托盘放下了，转着身子找蒲团，蒲团拉到香案前摆放了，周正正地坐下，双手打个结印，说：“你让我想想。”

侯月娥扯着他的衣领拉起来，急着不让马箠子拿样，说：“你又想起一了大师了是吧，你又想起来是了尘住持了是吧，你想起来也是白想，你起一百个了字名我也不稀罕。了了的是个人名啊，你见谁家的孩子叫了了的？”

马箠子嘎嘣着站起来，说：“佛家空门里都是从上了上叫的，这里边有讲究。”

侯月娥忽然流出泪来，眯着眼望马箠子，抽泣着不哭出声。

马箠子吃一惊，慌着扶侯月娥坐下，还要扯了绉巾帮侯月娥擦泪，还要到灶间里掀锅舀温水洗脸，还要到禅房后边找酸芽菜吃。

侯月娥由着他跑前跑后，说自己看见马箠子坐在蒲团上就想起一了大师，一了大师给麻五圆过梦，还说了四句古怪话，说的是：“恁地阳关三顶，末了只是一声。若要机巧飞蛾，自待蛛虫攀登。”死鬼五麻子认准了那个飞蛾就是月娥，认准了侯月娥是要给他当婆娘的，认准了也就真成了。一了大师要是不给他圆那样的梦呢，死鬼五麻子断然不会生出那样的念想，没有那样的念想就到不了她身边，到不了她身边就不会为官地犯折腾，不为官地犯折腾就不会二次三番地入兵营，不入兵营也就不会变成孤魂野鬼。他说个死就

死了，死了藏在一个小盒盒里，末了末了还是箠子叔把魂收回来的，箠子叔就变成了麻五。现在好了，孩子已经坐胎了，死爹是不能让她怀孩子的，箠子叔不变成麻五也是个爹，当了住持也是个爹。侯月娥说：“箠子叔，你是咋想的？”

马箠子抓挠起头皮，说：“刚才我想过了，你那里说着我就一直在想，我还真想出来了。你看啊，咱这样，要是个女孩呢，就随着金巧金芝叫个金灵，要是个小子男孩呢，我想让他随马家的姓按满字辈起名。步正哥的大儿子叫的是满秋，二梭没按辈份叫，要按辈分他得叫满梭。”不及侯月娥应答，忽然地又显出迷怔相，先是怔怔地望地上的蒲团，抬起头来又望禅房窗外的松树，松树枝上吊悬着一只蜘蛛，蜘蛛在半空里伸伸缩缩地打滴溜。眼框里忽然湿润了，鼻腔里酸酸的，嗓子里却是干辣辣的，拿手捏着喉咙再望侯月娥，又说：“你刚才的话也算没说，我刚才的话也算没说，咱们现在就想着孩子生出来送给兰兰。就当孩子是兰兰生的，就当兰兰生的不是个血污疙瘩，二梭看见活孩子他的心就收回来了。”马箠子原本是要亮着半边腮让侯月娥打的，侯月娥没打，床上抓过棉枕头揉搓着，眼泪跟着就扑嗒扑嗒地落下来。

两个人一时都没了话，嘴动着也出不来声。侯月娥记起当初埋葬白面瓜夫妇时，马二梭先放进去的是个枕头，枕头是用紫柳条和着茅草捆绑的，放周正了还用手在中间按了按，还把夹裹着的一节杂树枝抽出来扔了，最后放进去的是发卡，紫色的发卡是白面瓜戴过的。马二梭后来还给豁子挖了个粪坑，还摆上了粪箕子粪铲子，说是豁子看见粪箕子粪铲子一准会回来。马二梭挖了墓穴又封坟头，谁想插手他都恼，没找到尸骨他就把两个人穿过的鞋放到墓穴里。那时候兰兰正在家里生孩子，她想着赶快生下来让二梭看看，马箠子还给兰兰的孩子起名字，说要是个儿就叫洪生吧。

马箠子还想跟马二梭说叫个洪生有讲究，结果兰兰生下的是个葫芦状的污血疙瘩。马二梭不知道兰兰生的什么，兰兰生不生跟他没关系，他听说了兰兰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也当不知道，埋葬了白面瓜他连家也没回就进了河套，马箠子给孩子起名时他喊的是嫂子。马二梭说：“嫂子你记着，烧纸化钱时别忘了我五哥，给我五哥上坟再不要喊他五麻子。”马二梭先喊嫂子又说五哥，侯月娥记得那时候她一下子就哭出了声，果然没说五麻子，说的是麻五死得不值啊。

侯月娥把棉枕头捂到马箠子头上，说：“你得先说话，你不说话我光想以前的事儿，我一想起以前的事就要哭。”

马箠子说：“我是得先说话，我就是不知道说什么。”

侯月娥当真哭了，哭着说：“你不知道说什么我也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是满心里想要个自己的孩子传香火，住持做不做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从侄子手里接过的媳妇，孩子不管姓什么不管什么辈你脸上都挂不住。你是万般无奈了才想着孩子生下来送给兰兰送给二梭，就当这孩子还是麻五的，就当是哥哥送给弟弟的，麻家马家横竖都是一个老祖宗疙瘩。你一准还想过，你那个难缠的大哥马步正也许不答应，不答应正好，你顺坡下驴就按满字辈起名，正转反转都是你马箠子的儿了。”侯月娥说：“是不是呀箠子叔？”

马箠子啊啊地叫起来，说自己又想起了一桩紧要事，这桩紧要事是跟孩子关联着的，这一会儿想起来一准是能成。说着走到内室，又是掀被窝又是揭床席，嘴里还吱吱咕咕地自语着。侯月娥又举着棉枕头要砸他，说：“别装样了，你还是说是不是吧。”马箠子抹着一头一脸的汗水，也不接侯月娥的话头，问的却是红兜肚，说：“你给我做过一件红兜肚对吧，你拿过来我没穿对吧。红兜肚呢，怎么找不到了？”

侯月娥见马箠子说得认真，也进了内室帮着找，说：“你这一会儿怎么又想穿了，正说着孩子的名呢，你倒想起了红兜肚。我要是再给你结一条褙带，你是不是也要翻箱倒柜地找啊？你是成心要把我绕糊涂是吧？”

马箠子就说了找到红兜肚是要给马二梭设连锁阵的，找到了先让兰兰拿污血描个鸡心锁，描过了再悄悄藏到豁子家，再让二梭到豁子家翻出来。二梭看见红兜肚一准想着是白面瓜给他做的，白面瓜死了他一准会贴身穿上，不让他穿他也得穿，穿上这事就成了，成了他就跟兰兰扯上紧紧了。马箠子说：“你说这算不算紧要事？”侯月娥凑过去要拧马箠子的嘴，说：“哪是哪啊，一件红兜肚就能把二梭的心贴到兰兰身上？我不信。”马箠子挪动着蹲在侯月娥面前，他还把手放到侯月娥腿上，要侯月娥去想兰兰生下的污血疙瘩原本是个孩子，孩子是马二梭的种，孩子的血捂在爹的心口窝上，亲爹亲儿就成了一个心。那孩子的亲娘呢，亲娘是兰兰，马二梭跟孩子亲就得跟媳妇亲，他不亲不由己。

马箠子说：“你明白了吧？”

侯月娥说：“真行？”

马箠子说：“一准。”

侯月娥说：“那就快找啊，我千针万线熬过眼的，你说个找不到就算完了？”

结果还真找到了，红兜肚塞在马箠子的枕头瓢里。侯月娥折叠板正了揣到怀里，掖严实了要去马家找兰兰，还要挑拣个清静茬口，还要绕到村子的东北角再去豁子家，还要藏个一打眼看不见、一找就能找着的地方。要走时又想起马二梭是个不在眼前的，云里雾里抓不住他，设了连锁阵又到哪里去找他？找不到马二梭红兜肚又白扔了。马箠子想了想，说：“这个你放心，他跑不到天边去，我估摸着他们还在河套里。再说了，独立营被日本人偷袭了，一个营的弟兄快死光了，他会算完？白面瓜是替他死的，他能心甘？那两个小妖还在县城里蹦跶着，他会装看不见？”

## 第二章

这天上午，侯登科到县城参加乡村新文化建设会议，刚过了运河大桥，又在码头上见到了那三个男南蛮子。

那个叫福市的三十岁左右，没留胡子，面容白晰，腮帮鼓鼓的，看着像是没有下巴的，看着还像个账房先生。手里时刻抓着一根白蜡竿子的是福安，他的脸型算是长的，下巴倒不尖，因为眼睛时常眯眯着，看着像是困了想睡觉的。其实他不是犯困，他抓着白蜡竿子也不是要捅马蜂窝，他最想捅的是鲇鱼，他站在码头最北边的青石上，眼睛眯眯着望草棵。运河两岸生长着许多水草，挨着水面的地方草会长到齐腰深，夏天的落雨时节，许多鲇鱼会从水草里露出头来，张着个大嘴，这里咬一口那里咬一口。现在是早春，鲇鱼还不活泛，他就抓着白蜡竿子胡乱地捅。白蜡竿子的前端连着一根半尺长的钢钎，钢钎的前端磨得又尖又亮，他捅着捅着果然捅出一条鲇鱼。于是另一个年龄偏小身材胖墩墩的就跑过去，脸上还做出夸张了的惊喜，张着双手要从钢钎上摘鲇鱼。这时候那个叫福市的就要呵斥一声，说：“福安你又要贪玩吗，这个月的流水账你盘出来了么？福山你也不想发财了是吧，那你就回乡下种田去好了。”

侯登科从此知道了身材胖墩墩的小蛮子叫福山，但是他不知道三个南蛮子具体做什么生意，只知道他们的货栈每天都要往船上装货。也许前一天装的是粮食，也许过几天又变成了棉花，还有几次装的是木箱子，木箱子又笨又重，外边还用芦席包裹着。他有时候还看见儿子得章也站在码头上，冲着运河两岸指指点点，他以为儿子也在做生意，也曾私下里问过。得章每一次



都是笑笑，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侯登科不喜欢南蛮子，也不喜欢开货栈的，更不喜欢儿子跟开货栈的扯在一起做买卖。因此，路过码头时他会故意快走几步，看着他们冲船上的人摆手，看着船上的人把尿撒到运河里，他会莫名地生出愤慨。

最让侯登科瞧不起的，是货栈里居然还有两个女人，两个女人居然还都是哑巴，两个哑巴居然还分出一个管厨灶的一个管菜园的。尽管两个哑巴女人身段眉目都长出清秀样，跟运河湾的女人比得算是很俊俏，他还是感觉南蛮子到底跟中原人不一样，尤其是不知廉耻。发现南蛮子不知廉耻，完全是无意中看到的，绝对不是老三侯登奎说的那样，他就是冲着两个哑女去的码头，否则是完全可以绕开码头的。况且，进城办事无非去两个地方，不是到后院的团部找团长儿子，就是到前院的县政府找县长儿子，过了运河桥不是城门啊，偏偏要往南绕圈子，不是想去码头是什么？尽管老三侯登奎那样分析，侯登科还是认为自己不是有意的，至于为什么要多绕几步路，他自己也不明白，也许是生了瞧不起的心偏要看个究竟，也许是心里腻味着偏要往细微处看。那一次他果然看到了，看到了就认定南蛮子不知廉耻。

侯登科看到的是运河巡防队的李队长，他先是看到李队长跟福市做怪样，做着怪样又冲货栈里探头探脑，福市就在李队长裆上抓一把，还笑着做了个剪断的手势，李队长捂着裤裆乐得哈哈的。李队长望的是正在厨灶门口收拾活鱼的哑女，鱼在厨灶哑女手里摇摆，厨灶哑女就把双手伸过头顶，高举着让鱼喝凉风，下边的衣襟拉起来，露出来的是鱼一样雪白的肚皮。李队长紧走几步抱住了厨灶哑女，还伸着头脸磨蹭厨灶哑女的肚子，厨灶哑女倒在厨灶旁边的柴火堆里，躺倒了还把两条腿高高翘起。侯登科看着脸红了，想着福市也许会恼，却看见福市依旧笑着，从菜园里走出来的哑女也是笑的。他于是认定南蛮子都是不要脸皮的了，这种事要搁在运河湾里，即便是主家雇用的杂役女人，也决不会让外姓旁人随便戏耍，更何况还是大白天。还有，那哑巴女人也是犯贱的，为什么不贴胸套一件小衣呢？为什么穿又肥又短的裤子，偏偏连腰带也是不扎紧的。那样子是想着让男人日吗，这不就是狗扯秧子胯连蛋吗？呸！

还有让侯登科在瞧不起中带着困惑的是，货栈里还修了澡堂子，澡堂子是用玻璃罩着的，洗澡的人脱光了身子，外边的人看着就跟眼前一样。他们